



## 5个伙伴的“爱心搬运”

“在祖国的西部，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偏远的山区，他们食不果腹，他们饥寒交迫，他们渴望求知。如果你家有过时不穿的冬衣，只要破损不严重，请留给我，留给山区的孩子们。”2013年11月初，刘晓琦的微信朋友圈里出现了这样一条信息，发送者是他的朋友六六，一位长年参加义工活动的热心姑娘。

“要帮忙吗？”刘晓琦发信息问六六。很快，他的手机收到了回复：“很需要。”就这样，他加入了“温暖冬衣”的发起团队。

加上刘晓琦，小团队一共有5个人，都是平时玩“豆瓣”相熟的小伙伴。一起骑行、玩户外，看电影、喝咖啡，是这群“85后”小伙伴平日里的生活状态，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助人”也是他们生活中时刻关注的话题。

刘晓琦是“新台州人”，在一家上市企业从事销售工作。来自辽宁的他，2008年曾在藏族自治州支教。在那儿，他看到了另一种生存状态。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匮乏，但是孩子们天真而渴望的眼神让他开始明白，在事业之外自己还多了一件为之牵挂的事。

六六，本名戴柳柳，是土生土长的峰江姑娘。她是一名老师，每天与孩子们在一起，她说自己的心都柔软了。2006年起，她就坚持参加路桥义工组织，对公益有着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而媛媛，也就是六六的妹妹，是一家名为“小生活”甜品店的老板、制作师兼伙计。“小生活”的店面虽不大，但小伙伴们们都爱来这聚聚，这里也自然成为了大伙的基地。

还有徐逸，还有童嘉麒……

年轻而善良的人们被刘晓琦照片中的孩子们触动了，小伙伴们一拍即合，决定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为孩子们送去冬日里的几许温暖。

转发，刷屏，那几日，微信朋友圈里始终热情洋溢。第一批捐赠衣物到了，“小生活”的院子里迅速被各色袋子填满，除了主动上门送衣的队伍之外，小伙伴们还不时接到来自外地的大大小小的包裹。在中午或晚上，刘晓琦还多了一件事，骑着山地车上门取件，收集尽量多的御寒衣物。

所有的衣物都要进行二次筛选，挑选干净整洁可以保暖的，上衣、裤子分开整理，毛衣、外套也分门别类摆放整齐。“这一袋塞不下了。”“你那边拿过来……”周日的“小生活”特别热闹，小伙伴们在结束手头的工作之后，为心中的那团热火共同劳作着。

6个大编织袋，700多斤衣物。这是2013年，第一次“温暖冬衣”的募集成果。12月22日18时，随着最后一个大编织袋过磅装车，刘晓琦和朋友们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这部分寄往西部的衣物，在花费了两个小时，辗转路桥城区数个托运站之后，终于寄出。由于寄往地地理位置偏僻，没有直达的物流，还需要在途中中转。



“其实挺累的。”刘晓琦拿起水杯，却又放下了，“明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了，伙伴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和难处，现在我一个人先挺着。”在他脚边，5大袋码得一人多高的冬衣静静地躺着，等待着遥远的“旅行”。

“拉萨市城关区军民路部队对面的梦天堂客栈”，是这批衣物将要去的地方，它们将在那里中转，再由掌柜小梦护送到数公里外的村落里，那里有一些藏民急缺御寒的衣物。“我了解他们，我曾经在那样的地方教过书。”刘晓琦的眼中，似乎蒙上了一层雾气，“孩子们在如此难熬的冬天里念书很苦。所以，3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虽然很小，可终归会有一点用处。”

## 点滴心怀，许一冬温暖

——一群文青的公益情怀

□本报记者 於 婵

## 千里之外的牵挂

“我在藏区支教，虽然时间并不长，可是我常常想起那里，想起那些孩子。”刘晓琦时常回忆起那里的故事，“那里的生活，其实严苛而枯燥，孩子们的父辈，许多都一辈子不曾离开过高原。我总想着，世界那么大，孩子们该出去看看，或许就能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

为了寻找真实有效的求助信息，刘晓琦辗转联系到支教点的伙伴，请他们提供地址。而他曾经旅游时，途经西藏的一个客栈，也成了寄送冬衣的地点。“掌柜小梦也是个热心人。”刘晓琦说。那年，他还是一名在校生，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情怀的文艺青年，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拉萨自然是神往之地。“我那时在网上看到帖子，说那儿的孩子生活、学习物资特缺，而帖子的发起人就是梦天堂客栈的掌柜小梦。”穷游到拉萨的刘晓琦特意买了一堆作业本送到客栈，也就是这样，认识了拉萨这片净土上的质朴人们。



其实，刘晓琦没有真正经历过西部寒冷的冬天，但是一部纪录片的场景却深刻脑海。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正是孩子们与支教老师的故事。高原的寒风，夹杂着冰雪，凛冽地划过大地，将大地划得千沟万壑，支离破碎。支教老师紧紧牵着两个孩子，弓着身子，尽力为他们挡住狂风。风雪继续肆虐，3个人的身影在一片皑皑白雪中越走越远。

时间早已久远，对于片名，刘晓琦已经模糊，但记忆中关于孩子们的片段却不曾远去。“我曾经问一个孩子，这里的冬天冷吗？他说，冷。我又问，读书苦吗？他说，不苦……”外面的世界怎样他们不曾知晓，眼前的生活就是全部。那一刻，刘晓琦沉默了。支教生活让他看到了电影中的泥土房，老旧的桌椅，贫瘠的土地，还有孩子们对生活小心翼翼的渴求。

也正是这样，当连线到支教点的同事时，从信号干扰的杂音中传来的那一句“我们这里开始下雪了，很冷，孩子们需要御寒的冬衣”，让刘晓琦以及身边的小伙伴们都为之牵挂。

在2014年的深秋，当人们开始穿上毛衣御寒的时候，“温暖冬衣”又一次在微信朋友圈里预热了整个冬日。

这一回，依旧是小伙伴们自发组织，自掏腰包托运邮递。

“也就是费点心费点力，没什么。这是好事，做了心里挺开心的。”刘晓琦说，好像是习惯了，只要到了穿毛衣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想起了远方的孩子们，就觉得该开始“温暖冬衣”的募集了。

而在他心里，一直觉得这是件力所能及的事，就像他和几个朋友一起资助黄岩几名家庭困难的学生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有心，谁都能做。

## 一个人的守望



“今年我不能参加了，这冬衣怎么办？”转眼间到了今年10月，在国庆节的一次聚会上，六六再一次主动提起了“温暖冬衣”的话题。斜靠在沙发上的她，肚子已经隆起如小山，下个月就是预产期了。一直在后厨忙碌的媛媛，并没有开口说话。“小生活”的墙边新添了一张婴儿床，一个胖小子正在酣睡。除了打理店面，儿子也成了媛媛全身心的牵挂。

“不是有我嘛，温暖冬衣今年继续募集。”刘晓琦早在心里定下了计划，10月份开始募集衣物，赶在11月份天气转冷的时候，给孩子们邮递过去。

而当第一条“温暖冬衣”的信息通过微信朋友圈发送之后，迅速有好友留言：“我就准备好了。”

“还好我没放弃。”当刘晓琦在留言后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心里满是感动，“温暖冬衣”坚持了3年，也被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所认可和记得，这真的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只是……”刘晓琦抿了抿嘴唇，有些欲言又止。

10月15日晚上，刘晓琦发送了一条微信长文，在讲述“温暖冬衣”的发起经过之后，还附上了几句感言：“温暖冬衣”行动在微信朋友圈发起后被朋友转载，然后就相继有电话来了解此事，随着被广泛传播，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实我不是什么公益团体，我只是一个人，这个活动的初衷也没有多么的伟大，只想能帮助到人……

文章有200多字，里面讲述到拉萨的小梦，很用心地在帮助寻找受助者，甚至亲自开车将衣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还有些朋友很热心，把自己还在穿的衣服，甚至新衣服捐贈过来，有爱心的朋友很多，刘晓琦对此表示了感激。

随文的图片中展示了整理出来的一些衣物，有丝袜、短裙、蝙蝠衫等，每一年，这些不适合的衣服占了1/3左右。这在给他们增加工作量的同时，也让刘晓琦感到一些无奈。“他们没有那么潮流，只是想简单地保暖。”

刘晓琦行文含蓄，但言语间透露出一些信息，有些朋友的朋友参与到“温暖冬衣”的捐赠中，或许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也有一些对这一次捐赠受助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刘晓琦也在其中一一作了解答。

“温暖冬衣”活动坚持了3年，但这一次刘晓琦这位1989年出生的大男孩，似乎有了一些疲惫与沮丧。

不出所料，今年的衣物明显多于往年，刘晓琦租住的客厅里已经被几个塞得满当当的编织袋占据了大半，而物业的储藏室里，还有五六包衣物。“整理是一部分，邮递也是一部分。”刘晓琦算了一笔账，每一袋衣物大约有100多斤重，邮政速递是6元/公斤，一袋衣物就需要300多元的邮递费用。

“这里的运费就要2000多元。”往年有小伙伴们一起分担，今年刘晓琦一个人感觉压力陡增，“其实也有一家户外运动的俱乐部转载了我们的行动，想与我合作，提供运费，但希望能够在宣传中打出俱乐部的标志，我没有回应。”而目前，这家俱乐部也借这次“温暖冬衣”事件开始了自己的募集行动，并对接上了西部的几个受助点。

“温暖冬衣”开始于小伙伴们点滴爱心，而现在在一力在承担的刘晓琦也希望能够以最初纯粹的初衷继续下去。

“我尽力，你尽心。”这句来自于刘晓琦微信朋友圈长文的结束语或许说明了一切。

只是，明年，刘晓琦他们的“温暖冬衣”还会不会再继续？